

万里敦煌道,戏曲和电影的完美结合

□ 王丽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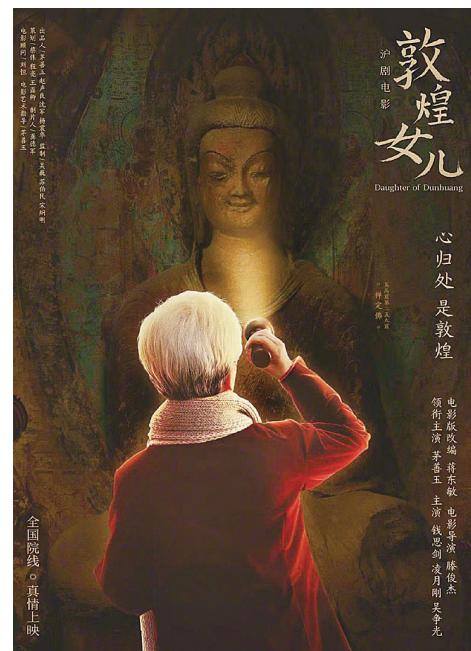
十年磨剑,一念敦煌,把此生芳华结此缘。“三八”妇女节当天,沪剧电影《敦煌女儿》上映了。这部电影是以舞台剧为蓝本进行了创作拍摄,滕俊杰执导,茅善玉领衔主演。

电影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,茅善玉饰演樊锦诗,还原了其在敦煌进行考古、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事业耕耘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。电影在塑造樊锦诗这一人物的同时,也展现了几代莫高窟人的群像,展示了他们为保护敦煌、研究敦煌所经历的人生故事。

影片一开场,美轮美奂的敦煌壁画扑面而来,把观众带入久远的年代,老年樊锦诗回首往事,在这时,电影充分展现了它的优势,青年樊锦诗在镜头转换中便向观众走来。大漠孤烟,莽莽黄沙,梳着双辫的上海小姑娘在经历敦煌的特产——沙尘暴后,依然对敦煌痴心不改。蜈蚣梯、手电筒,这是探窟必备,她乐在其中。她甚至和“敦煌守护神”常书鸿击掌三击,表达自己全心全意保护敦煌的决心。三击掌的形式,其实是在戏曲中经常运用的,传统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中还有《三击掌》折子戏。在影片中导演通过气氛的渲染,音乐的伴奏,使得樊锦诗和常书鸿运用三击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。

三击掌后,樊锦诗当天便经受了考验,她在狂风呼啸的夜晚看见老鼠在房内逃窜,开门似乎见到碧绿眼睛的狼,上海小姑娘的害怕可想而知。这时,另外一组镜头同时穿插,常书鸿和其他人在慢悠悠地下棋,大家惦记着初来乍到的樊锦诗,常书鸿气定神闲,表示对樊锦诗的信任。两组镜头遥相呼应,颇有舞台上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的味道。最终,樊锦诗在满天神佛的影像中,用她自己内心的坚定战胜了恐惧,开始了自己的敦煌研究工作。

影片里有几次冲突,都是在樊锦诗和她的丈夫彭金章之间发生的。新婚之际,彭金章喜笑颜开地让樊锦诗签请调书,可以夫妻团聚在武汉。是留敦煌还是来武汉,新婚夫妻怎



能长别离,樊锦诗非常矛盾。不同场景下,夫妻两人运用沪剧唱段抒发着自己的内心独白。最终彭金章撕掉了请调书,选择让樊锦诗继续留在敦煌,坚持自己的事业。但是当久别的夫妻俩在敦煌重逢,却因为孩子的照看问题闹得不愉快。家庭与事业撕裂般的挣扎,让观众共情。当然每次冲突,都是以彭对樊的谅解来结束。看到此处,可以说樊的最大幸运不仅是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,更是遇上了一位好男人。为她守家庭,为她照顾孩子,更为她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到敦煌。他们是夫妻,也是同事,成为了敦煌的女儿和女婿,共同奉献自己的芳华。当彭离开人世的时候,樊步履蹒跚走到病房对着彭的病号服痛哭,镜头里满是她对老彭的回忆。唯真情才能动人,当她用手抚摸病号服的时候,沪剧唱段让情感的流露诉之于口,生活的细节娓娓道来,引起观众共鸣,似乎有种情感也在影院澎湃。这是戏曲电影的魅力,声音、画面相辅相成,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樊锦诗,并非程式化的泥菩萨。

“凌波仙子”踏春来

□ 钱克健

每年隆冬,我总爱在窗台种上几盆水仙,静候着春日“凌波仙子”的降临。当兔年的钟声响起时,她如约而至了。

看!在一丛丛扁平翠绿的叶片中,一支支拔杆而起的花蕾含苞待放,一朵朵黄白相衬的花朵姿态各异,一阵阵淡雅暗传的清香扑鼻而来,“凌波仙子”迎着冬日的暖阳,踏春而来。

那圆锥形、卵圆形的球茎,是“凌波仙子”的心房。它经过夏季休眠、秋冬生长,在早春时分跳动萌发,舒展根须,迎来了拔节而起的高光时刻;那墨绿的宽叶是“凌波仙

子”的衣裳。它经过数月的潜滋暗长,为寒冬抹上绿色,为早春迎来希望,在那挺拔的枝杆丛中,蕴育出含苞待放的花蕾;那满枝的繁花是“凌波仙子”的花冠。你瞧,黄芯白花、鹅黄淡粉、单瓣双瓣、那如碗般的保护罩更将花蕊团团围起。花朵层层叠叠,高低错落,或低眉,或顾盼,或回眸,或仰视,娇柔多姿百媚生。

远远望去,“凌波仙子”恰似戴着一顶缀满花朵的皇冠跳舞。那身姿,挺拔婀娜;那色彩,青翠素雅;那香气,清幽怡人。

人们对“凌波仙子”有过无数的赞誉。或谓“韵绝香仍绝”,或称“隔帘风细但闻香”,或赞“清姿终不淤泥沙”,或叹“得水能仙天与奇,寒香寂寞动冰肌”……无论何句,均将其卓然独立之“骨”、冰清玉洁之“节”、高雅清香之“气”,视为做人之道,处事之理。

我爱水仙,爱其蛰伏蓄锐的坚韧,爱其不与群芳争妍的低调,爱其坚贞乐观的风骨,更爱其留得清白在人间的气节。

历经酷暑心犹在,水蕴鳞茎骨为肤,冰清玉洁传香韵,“凌波仙子”踏春来!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朱健

春兰(兰花)是兰科兰属地生植物,分布于日本、朝鲜半岛南端、中国,在中国分布于陕西南部、甘肃南部,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、河南南部,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和云南。据说是生长在海拔300米—2200米的多石山坡、林缘、林中透光处。就郑板桥的《高山幽兰》这样写道

“千古幽贞是此花,不求闻达只烟霞。采樵或恐通来路,更取高山一片遮”。

作为室内盆栽的春兰,开花时有一股特别幽雅的香气,空谷幽兰,带着山的空灵和风的清新,也是历代文人墨客为之泼墨写诗的尤物;同时,也是高端的社交佳品,挚友来往、师生交流、亲友馈赠,一盆春兰便是思想高度、文艺深度和情感厚度的标志。

其实,一盆春兰本身就是诗与画,那花朵,除了香气袭人以外,花开的样子真的是“我见尤怜”,那细长细长的花茎,不经意中旁逸斜出,花朵儿散散淡淡的,有点儿率性有点儿妩媚,还有点儿娇羞有点儿张扬,“兰花指”的出处是兰花,兰花的姿态就是那么地柔软有型。兰花叶子,非同一般的绿叶,1—3月开花期的兰花,更多的时间是绿叶的风景,潇洒俊逸、张弛有度的兰花叶,流线顺畅、优雅自如。考验国画的线条功力,也常用画兰花叶来进行,一笔长,二笔短,三笔破凤眼,四笔交鱼头、五笔六笔攒

根走……中国画的技法创作,兰叶便是源泉。

生活中,兰花是个稀罕物,特别是对于不会养兰的人来说,能够集中赏兰过把瘾显得那么的重要。3月3日至3月12日在上海植物园举办的春兰精品展,虽然只有短短的9天时间,却影响很大。沉寂了三年,春兰养在深闺,在上海植物园的兰室里寂寞地守候。

□

倪超英

清芬散逐楚风扬

“活的艺术品”“王者之香”,这是人们送给春兰的雅号,今天,识兰、赏兰、品兰,成为一种高端的文化取向。“清芬散逐楚风扬”,高山流水,以兰会友,琴觅知音,真好。

土山湾博物馆

□ 林春

拂尘潜究溯源源,
海派艺葩影娟娟。
牌楼精雕冠世博,
玻璃彩绘靓故园。
觅珍犹聆佳音韵,
探珠续闻桂香缘。
会通文化一泓流,
奔腾浩瀚碧海天。



土山湾博物馆位于蒲汇塘路55—1号(近漕溪北路)。清同治三年(1864),上海耶稣会在土山湾建立土山湾孤儿院,至1960年结束,历时近百年。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,造就了一代代艺术名家;土山湾是近代上海工艺和海派文化的渊源,创造了中国工艺史上的诸多第一;土山湾是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的先导,开近代上海乃至中国风气之先。